

# 红旗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光明

③

湘潭大学出版社



湘潭大学出版社

# 目

## 录

### 第二卷 第一号

上起刺刀来 施谊作词 周巍峙作曲	四
寻找道路的人 王西彦	五
展开集体创作运动 周钢鸣	一三
海岸炮台 鹿地亘作 施谊 姬明共译	一七
读者之页（一）	二〇
动荡 狄耕	二一
读者之页（二）	二六
吊诗人 殷克家	二七
纪念一个模范的青年民族斗士	
——从一个青年的奋斗生涯看中国民族的求存斗争 平心	二七
十一月三日 丁非	二八
何拐子 荒煤	三一
撒加斯塔同志只烧了一座教堂 義之译	四一
社语	四八
自由魂 夏衍	四九
文学修养的基础（续） 伊佐托夫著 竹内次郎译	六一

## 第二卷 第二号

插画两幅

七五

一九三六年的回顾·小说创作

——丰饶的一年间 立波

七七

插画两幅

八一

社语

八七

历史的呼声 杨骚

八八

一九三六年的戏剧

——活时代的活纪录 张庚

九五

伟大而贫弱的歌声

——一九三六年的音乐运动的结算 吕骥

一〇二

断了轨道的列车

——纪念我们的十二月 谷斯范

一〇七

资本论中的王茂荫 郭沫若

一一七

送衡山先生 屈轶

一二一

迫害 碧野

一二二

我们收复了百灵庙 刘映元

一二四

一四一七

——为了难忘却的朋友 宋之的

一二七

韩信与阿Q 张梦麟

一三五

潮 安娥

一四一

插画四幅

一四三

## 戏剧节的十日

——参加苏联戏剧节日记之二 马彦祥 ······ 一四五

募捐 李辉英 ······ 一五一

读者之页 ······ 一五七

运转所小景 东平 ······ 一五六

自由魂(续完) 夏衍 ······ 一六一

文学修养的基础(续) 伊佐托夫著 竹内次郎译 ······ 一七六

光明第一卷总目录分类索引 ······ 一八〇

## 第二卷 第三号

四个降兵 魏东明 ······ 一九五  
在百灵庙 冉辛 ······ 一九八  
西班牙文学中的英雄主义 何家槐译 ······ 二〇一  
讽刺诗两章 任钧 ······ 二〇八  
吉东歌谣 秋心录 ······ 二一〇  
没眼核的厉根 欧阳山 ······ 二一一

大演习 力禾 辛波 牧心执笔 ······ 二一八  
边声 ······ 二二一

——第三报 三浦科长演说 孙陵 ······ 二二五

入籍 林娜 ······ 二三〇  
山中 王兆瑞 ······ 二三六

咸鱼主义 尤兢 沈起予 洪深等集体创作 洪深执笔 ······ 二三七

文学修养的基础(续) 伊佐托夫著 竹内次郎译 ..... 二五一  
读者之页 ..... 二五四

## 第二卷 第四号

插画一幅	.....	二六三
车夫曲 沙梅作曲 任钧作歌	.....	二六四
今年是收复失地年 施谊	.....	二六五
关于《寻找道路的人》	.....	
——作者自白 王西彦	.....	二六六
蛊惑	.....	
——古城景之一 王西彦	.....	二六六
我所知道的资本论中的王茂荫 张明仁	.....	二七〇
卷烟犯 紫笙	.....	二七八
关于《魔窟》	.....	
——作者自白 空蕪	.....	二八二
魔窟	.....	
——残害民族血脉的『游戏场』 空蕪	.....	二八二
送行 杨骚	.....	二八九
北平作家协会成立大会速写 张柟 余修 王介	.....	二八九
那一天就快要到来	.....	
——献给前线抗敌战士 宇昂	.....	二九一
得业的悲剧 学澄	.....	二九三

## 古老的北京

——在她的宁静的降顺中的一个印像 罗稷南译 ······

经过战乱涡中 伊利亚·爱伦堡著 枕流重译 ······

二九八  
三〇一

边声

——第四报 商务会长郭文仪 孙陵 ······

社语 ······

我土 程兆翔 ······

文学修养的基础(续) 伊佐托夫著 竹内次郎译 ······

三〇九  
三一〇  
三一一

## 第二卷 第五号

再行声明《光明》的态度 本社同人 洪深执笔	三三七
插画一幅	三三九
花虫子 殷克家	三四一
青年与文化 郭沫若	三四四
救亡阵线歌 李磊	三四八
一部伟大作品的提议 姚雪垠	三四八
战歌 宇飞	三四九
乡村 田涛	三五一
从《雷雨》到《日出》 黄芝冈	三五四
愤怒吧!炮台湾 鲁藜	三六〇
冬天的道路 (俄)普式庚作 陈君涵译	三六二

普式庚给我们的教训

——纪念普式庚的百年忌 杨骚

三六五

一百年了，阴谋的决斗

——为普希金百年祭作歌 施谊

三七〇

苏联作家阿斯脱洛夫斯基逝世 少参

三七二

暴风雨所产生的 阿斯托洛夫斯基作 綺雨译

三七六

动摇 何剑熏

三八一

社语

三八七

边声

——第五报 几张登极照片 孙陵

三八八

在关内过年 尤兢

三九二

读者之页

四〇一

文学修养的基础(续) 伊佐托夫著 竹内次郎译

四〇二

第二卷 第六号

插画一幅

四一五

时代进行曲 凌鹤作歌 丁珰作曲

四一六

谁叫他当马锅头的 杏子

四一七

哈尔滨的刑罚 徐中玉

四二一

角山寺(二) 慕白

四二五

萧洛霍夫访问记

——伊思威思基雅报阿克思列尔的特别通信 焦敏之译

四二五

失掉了女儿

——古城景之二 王西彦 ······

淄川产煤区大荒地巡礼 郝龙汶 ······

查夜 王任叔 ······

墓碑 李华飞 ······

汉口人肉市场——沙家巷 芮薰 ······

社语 ······

边声 ······

——第六报 荒淫与无耻 孙陵 ······

街上的殉难者 东平 ······

临时工 左立 ······

猫 左兵 ······

文学修养的基础（续完） 伊佐托夫著 竹内次郎译 ······

四三〇

四三八

四四一

四五〇

四五〇

四五三

四五三

四五四

四五七

四五七

四六〇

四六〇

四六三

四六三

四七一

# 光明

第二卷  
第一號

夏衍：自由魂（劇本）  
王西彥：找尋道路的人（創作）  
荒煤：何楞子（創作）  
鹿地亘：海岸炮台（特別寄稿）





# 光明 第二卷 目錄

第一號

第二號

創作三篇  
何動找尋道路的人——王西彥(八〇一)  
拐子荒——煤(八〇七)  
蕩狄耕(八一七)

報告文學  
撒加斯塔燒了一座教室——Ralph Bates 譯(八〇七)  
周鋼鳴(八〇九)

論文  
海岸炮台——鹿地亘作(八一三)  
施誼姬明共譯(八一三)

詩歌  
海上刺刀來——丁非(八一四)  
周巍峙作曲  
十一月三日——臧克家(八一三)  
人——心(八一三)

紀念一個模範的青年民族翻士——平心(八一三)

讀物  
劇本  
自由——魂(三幕五場)夏衍(八一五)

文學修養的基礎(伊佐托夫)——李蘭重譯(八一七)

關於本刊的封面及論文——黃海洪(八一六)

作品研究——孫鍾奇塞(八一三)

廣告價目表							定期定價						
半面	全面	地位	(雙色)	等級	特等	優等	普通	半四年	冊數	日本國內	香港	澳門	國外
元四十	一百元	元七十	底外					十二年	二角	二角	三元	四元	
元卅五	元六十	元六十	底裏					一年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前後文						二年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光明							每月十日二本期定價兩角二分						
編輯人沈起予深							預定						
總經售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發行人洪深													
電話九七一一七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辦法詳見章函索要													



# 上起刺刀來

表情：堅決

速度：隨步伐的快慢

G調（進行曲）2/4

施 誼作詞  
周 魏時作曲

上起刺刀來，弟兄們，散一開！這是我們的  
 國土，我們不掛免戰牌！這地方是我們的。  
 我們在這兒住了幾百代，這地方是我們的。  
 不能，我們不能讓出來！我們不要入家一寸土，  
 可是我們不能讓人踏上我們的地界！我們願守上邊的  
 命令，可是我們不能被人無緣無故來調開！  
 “君命有所不受，將在外；” 守土抗戰，誰說我們  
 不應該！碰着我們，我們就只有跟你幹！  
 告訴你：中國軍人不盡是奴才！上起刺刀來，弟兄們。  
 散一開！這是我們的國土，我們不挂免戰牌！

(不禁翻印)



# 找尋道路的人

王西彥

……沒有錶，連鬧鐘也沒有一個，不知道這會是什麼時候了。本來是整天都沉在囂擾與喧鬧中的宿舍，現在正寂靜得很。窗簾上暗陰陰的，太陽光也沒有浸染到那上面，想來離起身的時刻一定還早着……

可是外面有人在輕輕地叩着房門。

我含含糊糊地問道：「誰啊？」

「黃先生，」回答的是那個麻臉伙計的澀齒的聲音——「

有一位客人找您！」

我懶懶地掙起上半身，揉揉還沒有十分清醒的眼睛。眼皮彷彿很沉重，張開它時有一種澀掂掂的感覺——是啊，每晚每晚貓

頭鷹一般的做着夜工作，佝僂着身子伏在校對室的長桌子上，擎

着一根紅墨筆單調地無休止地校着那一個個細小的螞蟻蟲——

「一個怎樣樣的人？——比方說，個子高的還是……」

「是的，個子高高的……來得很早……我告訴他我們這兒

嚴的……」

「名片是沒有，」伙計用一種不愉快的腔調回答：「說是姓嚴的？」

樣的五號字，非到窗外朦朧地寫進曙光來不能回宿舍。第二天，照例總是中飯當早餐，要到太陽打天心時才能夠起床……所以對於這位大清早的來客，心裏微微地被撩起一陣憎惡，皺着眉心問——我知道這時候自己的聲音也一定是很難聽的：

「有名片嗎？——姓什麼的？嗯，這種時候……」

一下，馬上，我全身的神經都緊張起來，聲音也變成了顫慄——

但還強自鎮靜的接着這樣問：

「是的，個子高高的……來得很早……我告訴他我們這兒

早上不見客，先生們都還沒有起床，叫他下午再來……他說不要緊，一定要我來通報您……

來不及等他嘮叨完畢，我已經披上衣服，下了床，一壁穿起一個木頭梳子，對着鏡子梳着亂蓬蓬的頭髮；一壁向他揮揮手，叫他把那客人請進來。

推進門，跟在伙計後面的——是的，是他——

「俊文，」我緊緊地握住來客的手，震抖着聲音，「我知道是你的……我……我……」

他穿着一件破舊的短得還遮不住膝蓋的黃色大衣，在細長的頸子上，一個瘦削的發青的臉孔彷彿是被栽上去似的頂在那裏。看那長而亂的頭髮以及浮在他臉上那一層灰敗的顏色，會叫人疑心這是一個剛剛從長期監禁的牢獄裏出來的犯人。他雙眼作為他的特點的銳利的眼睛，這時候被蒙着很多條血絲；並且彷彿不敢正眼對人似的，一碰到我的眼線，就很快地一閃去……

我注視着他，心口麻麻的不知道應該對他說什麼話才好。在經過一段難堪的靜默後，我重覆着又叫了一聲他的名字。

他頹然地被悲傷所融解了似的躺在我床前的一張鬆了繩的躺椅上，呼出一口鬱積着的長氣來。

我也坐回自己的床沿，默默地注視着他。彼此沒有言語，隱隱地可以聽見心的跳動。最後我問道：

「剛從家裏出來嗎？」

他仰起那雙無神采的眼睛——「你是問那一個家？」我怔了怔，囁嚅地避掉他那使我戰慄的眼光，「你不是從學院胡同來嗎？」

他搖搖頭，一匹受了傷的山狼似的，嘆了一口沉長的無可奈何的氣，他的胸部隨着起伏了一下，想說話，似乎不願意出口，便用以遮掩一般的舉起手甩着頭髮，一些灰白色的頭皮隨着落下來。「你是從老家回來的嗎？」我接着問。

他默默地不言語，臉孔痛苦地痙攣了一下，然後沉着聲音喃喃道：「是的……從老家……那可咒詛的枯骨堆裏……剛下火車……還沒有到學院胡同去……還沒有……」

「行李呢？……你這付樣子……」

經我這樣一問，他脫開大衣扣子，伸手到那裏去摸索了一會，掏出一個小布包。他解開它。那包在外面的原來是一塊毛巾，被煤灰漬成暗色。裏面是一本詩集，一個牙刷，幾張銅子票，還有一塊樟木畫片。——他把這個遞給我：

「這個給你，你拿着榆關買來的……算是我這一次出關進關的紀念，你拿着……」

接過樟木畫片，我細看着那上面刻着的萬里長城圖。這時伙計提着茶壺進來，沖了開水，我端一杯到他面前。他好像沒有理會，

重新包好毛巾，塞回大衣袋去。他的一雙眼睛定定地瞪在地下，一會兒，又復仰身躺了回去。

繼續着是一陣使人感到壓迫的沉默……

窗簾上的暗影漸漸地淡下去，屋子裏隨着增加了光亮。對面旅館的樓上（我們的宿舍是租的一個下等旅館的樓下半列房子，）那個患着第三期的肺病的年青女人又在開始劇烈的咳嗽，聲音聽來使人害怕；同時還雜着跟她同住的那陷在長期失業漩渦中的矮小男子的粗暴的喝罵。通到我們宿舍的樓上去的樓梯上，現在也給一些零落的脚步踩得蓬蓬震響……

我衝動地顫慄着喉音跟他這樣說了：

「我欣幸於你的回來……我知道你要回來的，不過想不到這樣快……你這樣的人不會在那個地方，即使你回到這裏來生活將更加潦倒……不過……你……」

「是的，」他接口道：「生活將更加潦倒——是不是你瞧我要倒斃在馬路旁邊做餓屍！」

被他這樣的話所窘住，我苦笑著。倏然地，我感覺自己變得意想不到地軟弱了。他見我不言語，却哼了一下鼻子，沙痙著嗓子笑了起來，這聲音震着早晨的空氣，彷彿連房子都哆嗦着一般。

隨後，他站直身子，抓住我的手，說道：

「我走了，仍舊到學院胡同親戚家去……說着便往外走。

我也就默默地跟着他，一直到旅館門口。他一回頭，就很快地從馬路邊走去，跨着急遽的堅定的脚步……

我悶悶然的回到房子裏，依舊躺上床。我好像被一個至親的人突然地扔下來的小孩子，孤寂浸融着我的心。我仰視着那給水漬弄得斑駁了的椽頂。那上面已經有好幾個破綻，有的糊補着舊報紙，有的却等着耗子跑過時漏土的機會。在房子的犄角裏，從棟頂連着紙壁，滿蒙着破爛爛的灰蜘蛛的網縷，隨着樓上的脚步聲一下一下的盪動着。我的一顆沉重的心又復給那殘酷的回憶攪亂了。

半月以前，在一個秋天的黃昏裏，提着一隻漆布的小木箱，他在前面走着……踏着馬路邊的枯落的槐葉，嗦嗦地，我跟在後面，胸口浮、幌着一種說不出的感情，往前走着……刮着風，捲起滿天的黃沙黃土。我們都默不作聲地邁着步，懷着無限的淒愴，相同這時候是在赴往刑場——一個是受刑的人，一個呢，便是解送者……刑場就在眼前那不遠的地方……

車站的熙攘把我們驚醒過來。從人叢中擠進了月台，陰沉的天，象徵着不幸人的心，彼此沉在靜默中。

時間還早。月台上充塞着攘攘的人聲。我們站在車門下，緊地握住微哆嗦的手。他把一雙汪着熱淚的眼睛眺着遠方，低沉着聲音一個一個字地說：——「我……太……沒……有……

用……了！」於是毫不勝痛苦地垂下了臉，微微喘噓起來。

「你這是……你至少可以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良心，」他揩了一下眼眶，「是的，他們不會在我身上得到滿足的……我能生活在那野獸口中的腐屍上面嗎？我能夠……」

「我明白，」我酸着鼻子這樣答口。

「但是我要去看看……雖說我這也不過是被逼着跳高牆……」

「我也明白。」

「只要生命還在我自己的掌握裏，我將很快的就出來……」

有進虎口的勇氣，也應有出虎口的勇氣……」

現在他「出虎口」來了。我覺得自己這一會還有很多很多的話要跟他說，而且也極想知道一點他這次「出虎口」的究竟。我預料他最近就會到報館裏來。但是幾天過去了，他並沒有來過我這裏。我默默地計算着日子，每每想到：

「他在那樣的一個『家』裏，一天又一天的……」

那樣的一個「家」，他能夠在那裏生活下去嗎？把自己當做活屍，整天在吃了糖漿或是小米稀飯後就躺在床上，一天又一天的！我知道，他的過分固執的性格一定不能允許自己的，一定不能允許的！在工作後將極度疲倦了的身子擲在牀上，我便想

到他現在大概是在耐着痛苦作咒詛，更或許……

於是，我覺得非去看他一次不可了。

第二天，我在午後上學院胡同找他去。我叩了叩那小雜院的黑色大門上的門環，許久沒有聽見裏面接應。我又更有力地叩着，並且喊着他的名字——

「——誰呀？」

開門的是一個住在同院的老頭子，我對他說明了找什麼人。他猶豫了一下，然後對跟在後面的一個十歲上下的小孩子撈撈嘴：「找你姊夫！」——便自個兒走開去了。

那小孩子滿臉不高興的咕嚕道：

「他在打人……他要發瘋了！」

當我一跨進大門時，我就聽見一陣女人的嗚咽和小孩子的嘶嚎聲，我又喊了喊他的名字。立刻，那扇破了裱紙的門被很粗蠻地踢開了，嚴俊文的一張青瘦臉探了出來。他向我點了一下頭，招手叫我進去。

在以前，雖然跟他很接近，但也極少去他家的，爲了不方便。這當兒我也很躊躇，我有意思要叫他出來。可是他板着臉譴責似的問：「幹嗎不進來？」我就只好跟進去了。

裏面很黑暗，很狹小。一個土坑跟一張板床就佔去三分之二的地方。這時他女人坐在坑沿，把上半身撲在旁邊的一隻大木箱